

阿占专栏 词与物

鱼香这把秘钥

阿占

何爷在川美读的大学，不知是两任巴蜀前女友的阴影面积太大，还是青春里的食味太过铭心刻骨，总之他毕业后回到山东半岛时，已经无辣不欢了。胶州湾的海鲜中回甘，清蒸，白灼，生醉，都自带一股海风的鲜亮——偏偏就他何爷嫌寡淡，必下重料才过瘾，生生搞成了巴蜀风情。海边的饕客们看不上眼，怒问之，海里的又不是江里的，并无土腥味儿，你的骚操作有点不合时宜吧？何爷爱答不理，生活本来就是呛人的，重口味的，哪来那许多清新雅致。

画室旁边就是厨房，两张老门板拼成长桌，足有两米半。何爷吆三喝四，每个周末都要聚一聚，来者包括画廊老板、资深藏家、画友同道、美术系女学生、老少男女，贫富丑俊，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——嗜辣。何爷常年备有四川辣椒，从朝天红到二荆条再到七星椒，每一种都能辣到让人怀疑人生，吃到难以招架，众人围着长桌子吐舌头，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他们在演动物话剧。不过，何爷也做了一样好事，就是将蜀地“鱼香”改良，重新定义了。

君不见，饭馆酒肆里动辄就是鱼香菜系，鱼香肉丝、鱼香茄子、鱼香豆腐、鱼香三丝、鱼香排骨，却都跟鱼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只是模仿了巴蜀民间烹鱼时所用的调料和方法，将泡红辣椒、葱、姜、蒜、糖、盐、酱油等浑然融合，终于取名鱼香某某——何爷认为此事差矣，遂决定自制“鱼香”叫板。

具体做法是：川西南的二荆条辣椒、自贡井盐，加少许红糖、红米酒，做成一缸泡菜，后放入一尾胶州湾活野物——黑头、鳊鱼、鲈、石斑等等皆可，封死坛口。坛里的辣椒要放得满一点，保证活野物没有游动空间，越不动，这缸泡菜就越鲜美，于是用这缸辣椒制作出来的菜肴便有鱼之鲜美，故此得名“何爷鱼香”。

有了鱼香这把密钥，一时间，各种食材的灵性被纷纷打开了。比如鱼香萝卜粉丝煲，取潍坊萝卜、龙口粉丝、随州香菇。萝卜喜腥。潍坊的萝卜真叫一绝，林林总总，不同的种植时间，不同的土壤类型，会带来不同的颜色、形状和味道，也就是说滩地、平原地、梯田地、山坡地，分别生长着不同质感的萝卜。天下萝卜属潍坊，天下鱼香萝卜粉丝煲，就属何爷了。又比如鱼香地三鲜，这道东北土菜经了鱼香提携，忽然就世间开眼界了，码头气质尽显。

冬至前后，鱼香羊蹄提上日程，何爷招呼众人，该一起进补了。这道菜相当费功夫，要用整个下午去打通内在的分子秘密。羊蹄处理干净以后，冷水入锅，武火烧开，再移至小火文火炖，需经常翻动，以免黏结锅底，炖至八成烂时捞出，趁热剔去骨头……整个前戏之冗长复杂，只为了做好准备，奔赴鱼香的约会，还要搭上胡萝卜和苹果，二者切成蛭状，提味去腥。铿锵翻炒的过程中，不断地添加鱼香，终于盛进大海碗，倒入原汁。且慢！还要再上屉用旺火蒸20分钟，最后翻扣在大盘里，撒香菜和枸杞子。

至于鱼香里的那活野物，无论是什么，三个月后拿出来炖豆腐，简直就是神仙打赏啊！



阿占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供职于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。出版文学作品十余部，多次推出个人画展并为多部畅销书插画。小说与散文作品发表、转载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小说月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山东文学》《芒种》《光明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等报刊，获得泰山文学奖等奖项。

小说世情

采访江秀琴

骆驼

这条路，走了多少回了？让我算算，这前前后后，应该是七回了吧。

每往返一次，我的心，都如尖刀划过……

虽然那场巨大的灾难，离我们远去已经快一年了，但留在心底的伤痛和呈现在眼前的现实，是无法与时间同步，慢慢消去的。

前往汶川的路上，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，现在，她过得怎么样？她的生活，是不是真的像电视里说的那样，充满了阳光与欢笑？

我说的她，叫江秀琴，汶川某单位职工，地震后4天获救。她的丈夫、姐姐、母亲，全部在地震中遇难。这个坚强的女人，依靠一小瓶藿香

正气水，顽强地生活了四天！人们救出她时，手里还紧紧攥着剩有半瓶液体的药瓶！

单位头儿知道后，要我快速出击，搞到第一手新闻资料。我便在2008年5月中旬的某一天，满腔热情地踏上征程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在2008年，中国的媒体的功能，是多么的强大！各类媒体纷纷涌向四川，涌向各大灾区。作为地方报刊，要在当时进行顺利地采访，是多么艰难！不过，我还是通过当地的朋友，顺利地见到了江秀琴。

面前坐着的，是怎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啊。瘦小的身材，消瘦的脸庞。也许是年纪相近，加之我这人长得比较容易让人产生悲剧的缘故吧，江秀琴没说几句话，就已经满面是泪了。

我默默地为她递上卫生纸，她默默地接过，但我很快发现，那么多的卫生纸，都不能挡住她的泪流。她的每一次吐述，都是肝肠寸断，每一次哭泣，都是撕心裂肺！

我说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她看了看我，没有说话，但我读懂了她眼里满含的感激之情！

我故意岔开话题，谈了一些与地震无关的

事。慢慢地，她的心情平静下来，我们便接着谈。这时，江秀琴单位的领导在门口探了探头，对我说，能不能快一点啊，会议室还有好几个记者等着要采访她呢。虽然时间才中午11点，但江秀琴告诉我，今天，我已经是第11个采访她的人了。

我一惊，忙问她，每天都这样么？

江秀琴说，是的。昨天20多个，前天30多个，今天啊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个。江秀琴接着说，没有办法，这是单位安排的工作啊！

我的心一下子狂躁起来，不知道是悲痛、同情、理解，还是失落、无助、后悔。

我起身给她倒了一杯水，她有些不好意思，忙感激地接下，说该我给你倒啊，你是客人。

我说，不要客气。便转身站到窗前，想努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下来。

我说，这样吧，你将自己所有的关于地震的事情，全部讲给我，我保证，以后，在一般情况下，你再也不会上电视了！江秀琴半信半疑地看着我，再次开始了她的讲述。

前几天，我在电视里看到了满面阳光的江秀琴，她的精神比我想象中还要好，电视画面上

皖西支队在怀宁的战事活动

陈何来



1947年，皖西支队石碑袭击战旧址（作者供图）

混在万余群众中间，恐伤及无辜群众，华连长只得率部撤出战斗。

整个战斗只打了半小时，缴获长短枪36支，毙敌12人，张有道大队轻伤1人。三桥夜袭战斗在当时震动很大，不仅粉碎了敌人的“围剿”，也迫使在源潭一线的广西军撤回回青草垌，潜怀两县的自卫队也龟缩进了县城，再不敢像以前那样耀武扬威了。

高河埠歼敌

1947年5月，皖西支队一大队政委何德

庆，接受了皖西区委下达的消灭高河埠敌军的战斗任务。一大队旋即派出侦察排长刘辰西对敌进行侦察，侦察怀宁高河埠驻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区署和一个保安大队，他们平时活动猖獗，肆意屠杀群众，经常偷袭人民政权，破坏游击队活动。于是，何德庆率部自余家井出发，于当夜10时许包围了高河埠，由被俘获的守门哨兵引至敌大队长卧室，还在梦中的敌大队长和他的“太太”便做了俘虏。李连长勒令敌大队长下令集合他的部队，敌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。这次战斗进行得很顺利，一枪未发就俘敌约190余人，缴获长短枪100多支，轻机枪4挺，各种枪弹700多发，全歼高河埠敌。一大队揭

安庆市珍贵档案征集评选

主办：安庆市档案局 安庆市档案馆 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
协办：迎江区档案馆 大观区档案馆 宜秀区档案馆 安庆市档案事务所

人间小景

与父同行

夏艳平

又恪守着吃不言睡不语的古训，吃饭和睡觉的时候，是不会指责我们的。他还很顾及我们的面子，在公众场合从不打骂我们。他说：“人活脸树活皮，人多的时候打你骂你，那丑。”

要命的是，他会抓住我们单独与他同行的机会，对我们进行暴风骤雨般地批评和教育。这个时候的父亲，既严厉又啰嗦，我们平时做错了什么事，说错了什么话，他会毫不留情地给我们指出来，并要求我们怎样去改正。虽然他每次总是强调，明人不要重说，响鼓不要重捶，但只要我们单独与他同行，就算我们是一面再响的鼓，他也会使出全身力气，狠狠地敲，重重地捶。

有一次和父亲同行，他一路“啰嗦”个没完，我实在忍受不了，就故意放慢了脚步，偷偷钻进了路边的一片小树林。父亲在前面只顾一个劲地“上课”，哪知道我在后面开了小差，直到一个熟人拦住他：“喂，你一个人叽咕咕的，唠叨个什么呢？”听了熟人的话，他才回过头来，可哪见我的影子？

他知道，这次又算是瞎子点灯，白费了蜡烛。于是，红着脸，不住地摇头叹息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那个熟人以为他的神经出了问题，转身走了。不过，自此以后，父亲提高了警惕，再与他同行时，他一定要我走在前面。

那天与父亲同行，我仍像小时候一样，自觉地走在了父亲的前面。

我慢慢地走着，虔诚地等待着父亲开口。我们父子，已有好长时间没有这样走路了，我想，父亲肯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

机会的。

可走了好长一段路程，没听到父亲开口说一句话。我以为是走得快了，就放慢了脚步。当我回望父亲的时候，父亲匆匆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，不好意思地对着我笑了笑，笑过后对我说：“你骑车先走吧，免得耽误了你的时间。”我忙回答说：“没事儿，我们一起走。”

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地走着，其间，我几次停住脚步，回望父亲，可父亲除了一次次地催我骑车先走外，再没有其他的话语。

“父亲这是怎么了？”那天回家后，我心里空空的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

时间如流水，那个淘气的乡村少年早已长大成人，并已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如今，我不仅不讨厌父亲的“啰嗦”，相反，还很想念他的“啰嗦”呢。特别是每次办了错事，说了错话的时候。

哲学家说，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看来，一切都在

毁了敌区署和敌岗楼等军事设施后，部队胜利返回潜山驻地。

三打石牌镇

1947年下半年，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华北战场连连失败，敌后十分空虚；9月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，使得皖西武装斗争出现了新局面。石牌镇虽不大，夺取它则可直接威胁安庆，为大别山根据地增设屏障，且该镇敌人军用仓库较多，缴获它就能摧毁敌之后方物资供应基地，还能补充我军给养，也可“开仓济贫”。

三次攻打石牌镇，都是由皖西支队司令员刘昌毅、政委桂林栖共同决策和指挥的。

7月11日夜，由胡鹏飞、何德庆率领一大队及支队直属警卫连、侦察连和二大队六连共400多人，从潜山出发，半夜到达石牌。石牌镇有敌军一个保安队和四十七军的两个班，共计200多人。战斗打响后，由一大队主攻敌营，六连主攻敌之仓库。拂晓前结束战斗，俘敌30多人，缴获步枪50余支、机枪1挺和其他军用物资若干。胡何部牺牲1人、伤2人。

8月12日，为解决部队过冬棉衣，皖西支队一大队等500余人，从潜山王庙出发，分3路夜奔石牌镇。一大队到达后，迅速向驻在上石牌大王庙的敌自卫大队发起攻击，敌接受上次遭歼的教训，慌忙向天津潭一带溃退，一大队在追击中毙敌10余人，俘敌20多人，缴获长短枪30多支。战斗结束后，一大队向石牌富商征集布匹棉花80多担，并一一留下了征集物资的证明书。

9月，皖西支队配合刘邓大军的三纵队，解放了桐城、潜山县城。为了扩大战果，刘昌毅司令员亲自率领一、二大队和三纵的教导大队及1个炮兵连计1500余人，于9月26日晚，从潜山梅城出发，夜奔石牌。石牌之敌也加强了防守，设立联防区署，配备1个联防中队，1个自卫队，1个营的广西军。刘部兵分两路，一、二大队负责攻打下石牌的敌自卫队和联防中队，教导队和炮连主攻上石牌大王庙的广西军。下石牌的战斗很快结束，击毙敌分队长邱景星，生俘联防区署主任查晓如。驻大王庙的广西军负隅顽抗，皖西支队最后动用了山炮，才迫使敌军投降。这一仗歼敌两个营，缴获甚丰，第一次解放了石牌镇。部队于此休整一天，次日向西，前去解放大湖县城。



舞者 丁权摄

的电视台记者打听你，我还托过他们帮我打听你呢。江秀琴有些后地说，采访我那天，我怎么忘记了找你要张名片呢！

随即，江秀琴便硬要我去看看她们一家新的住处，还说，必须要到她家去吃顿午饭，她的父亲、女儿，都想当面感谢我这个恩人呢。

我的心，不安起来。

其实，当初我只是在采访完江秀琴的那天下午，就起草了一份关于江秀琴地震遭遇的介绍材料，详细介绍了前后一切。然后，我跑到当地的文印店，打印了几百份，送给了江秀琴。并对她单位的领导提出了个非分要求：以后，无论谁要采访江秀琴，

请不要通知她本人，将这份材料交给来者，就行了，在短的时间内，请不要再让她面对媒体。

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

